

鄧芝張翼宗豫麴化楊戲陳臥季漢輔臣贊

吳書

孫文臺孫仲伯贊

吳主權

三嗣主孫亮孫休孫皓

劉繇子基太史慈士燮贊

紀續贊

宗陸孫靜孫贛孫輔孫翊孫匡孫韶孫桓

三國志

卷四十五至五十一

蜀書十五

三國志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

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宏揆張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良謂丁宏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

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

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

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

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

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于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

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

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

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

皆有名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鍾繇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徵

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

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

錢氏大昕曰芝止為車騎將軍未嘗為大將軍大字衍

致證曰浩後漢書作皓

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
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
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常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
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
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于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
重于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証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
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
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
欲閉門綱又于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
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
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
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季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
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
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敢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
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嬰之以天地
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
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于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萬餘人與妻子而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濕然當條名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假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欣
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真所遊絕故不得侯
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
皆棄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
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

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
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恃法嚴不得殊
浴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
群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
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
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
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
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
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

姚氏曰為蛇畫足
通鑑移于毀此大功下
錢氏大所曰華陽園志
為蛇畫足亦甚異語

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
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
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
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
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
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
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蓋巴丘之戍西增白帝
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
見敬亞于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
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

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

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

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天帝王之任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求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晉連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

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

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

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

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

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于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
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
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
耀五年姜維率

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
于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

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

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

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

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康降都督

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

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

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略

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

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

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

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康降後將軍先戲沒

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

孝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群臣凡論道
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嘗武
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備遣于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氏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眷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于
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

臣等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群臣凡論道
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嘗武
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備遣于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氏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眷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于
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

臣等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群臣凡論道
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嘗武
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備遣于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氏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眷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于
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

臣等聞其侍疾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
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群臣凡論道
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嘗武
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備遣于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
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氏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眷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于
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

錢氏大所曰追謚猶言
追美也蔣公致贊文
律鄭伯苗宗德號馬
德信王子均張伯岐之
屬皆卒于延熙四年
以後故不著于贊

臣李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復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迪慢郡縣逼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憐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
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殘存至微至微至微至微至微至微至微至微至微至微至微至微
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
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
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
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媿存保卒餘年臣生當殫首死當結草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
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
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蕘薪蒸密棧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王孝思惟則勅議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
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
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
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孫資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于左自此之後卒者

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

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髮髯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與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

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竝起役殷

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

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

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

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

須戰于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

時儁又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竝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茲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
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
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
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
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
于艱難贊主洪業倅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竝致姦慝悼惟
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于朝或異或同敵

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覩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推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嘗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係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

錢氏大所曰有贊而無傳若增注則里于下此注亦承本也

年卒失其行
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欬欬文武當官理任行行辯舉國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鄆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于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敕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伴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王柱

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于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據屬喪賜顧為朝中損益多矣顧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顯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顧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郝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顧鴻臚明真何彥英各宗蜀郡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叟同師死亮垂泣三日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碎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祚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諫議隱行儒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儒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相長早卒

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壽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于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卓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

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
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漢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備任東隅末命不祥哀

悲本志放流殊聒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志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
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陳氏嘗言征鎮南從字亦當
作從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
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苞義
陽人也隨先主

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
爵關內侯卒于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竝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

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維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失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項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名觀為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賴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賴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播播述志楚之蘭芳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郡人也奸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綿竹令還為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于猇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耽思
永南名南征留郡為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魏宇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且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魏以將軍之取郡州甚為不官也先主曰知其不官何以不助之魏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魏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魏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魏主疏曰呂權霍禹未必懷及叛之心季常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夫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益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西閬中人也勳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于州黨不如姚伯仙字子緒亦閬中

陳氏系雲曰張飛卒于建興前承伯蓋自郡守入參丞相軍事耳飛字子衡

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許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于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詔以國家人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馳騎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于從政子驥字叔龍亦有各官至尚書

偉南篤常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印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郎廣漢太守征吳章武二年卒于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魏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德緒義彊志壯氣剛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馬太守隨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容濠太守從在健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

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于猇亭

文進奮身同此顛

沛 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金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沒入患生一人至于弘大矣官免為庶人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于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皆高譏于璋說義欲叛者璋陰疑之義聞甚懼將謀自守遣子郁宣旨索兵自助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救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美于吾必飲之畿知必不為已厚陳謝于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逐及畿船畿身執戰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徇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初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睦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禪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

何氏掉曰益部以下疑皆裴注錢氏大所曰益部耆舊王六字及下王嗣常播衛繼三傳皆裴注今刊本皆升裴注之注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讀者亦認為承祚正文則大誤矣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見于晉書本傳及隋經籍志若雜記則隋志無之或云陳街標亦心晉人不應承祚引其書蓋裴氏于承祚德孝惟南天注下既各引雜記以補本注之闕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見于承祚耆舊傳以傳異聞比亦裴注之恒例今承祚已久特為辨正之姚氏曰李綱

傳未言陳術著述部
者舊傳及志承祚或
取其者非張述亦未
可定慈錄案古人若
書無此體承祚既有
取于此三人何不為之
去傳而忽屬他人
著作于戲贊之未
乎錢說星也李深傳
僅言陳術著述部者
舊傳及志無雜記之名
華陽國志曰自建武後
蜀郡鄭伯邑太守魏
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
聖廣漢王文表皆傳
學治關作巴蜀者舊
傳陳壽以為不足經
遠乃并巴漢撰為益
部者舊傳十篇又曰
陳術字申伯作者舊
傳若也是術書本不
備雜記明矣惟錢氏
以術為晉人則誤耳

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
或結兄弟恩至于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
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
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
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
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眾咸嘉播忘身
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郟長年五十餘卒書于舊德傳後縣令
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
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
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

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
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
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為
眾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抗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
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惟世難云

吳書一

三國志四十六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

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為

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

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

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

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

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

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

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

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政謹曰萬當作為蓋傳
寫者誤以方為方遊編作
萬耳

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信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日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良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路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

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雋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

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雋外甚親納而心忌之雋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雋輒止卓卓雖憚雋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雋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謂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雋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雋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

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

久乃詣溫溫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賜張太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畱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二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海內平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附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

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所各便開庫藏使自入

中堅曰彼使者檄誅君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末賞孫使君何以任其

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固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

發咨遂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附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

騎五六百人詣營自擊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

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奴乃整齊耳諸將聞而

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三國四十六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壘壘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

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隕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術踧踖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車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溫求引所將兵為憤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憤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

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雷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

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

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

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

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

自以計中也而渡遼見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

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高將千騎步與虜合始

死凶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當論山東大勢終無

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

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謂長弟是日三堅

怪莫有敢汲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

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爵

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

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

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

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

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日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彰益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此不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烈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蓋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詔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會稽周賜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賜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賜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

走窺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故其不同如此也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為佐軍雷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

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魏書曰策當嗣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魏書曰策當嗣徐州

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

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

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

今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

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頭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信少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山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太傅馬

日殫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
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山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

麋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

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
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
長史委城郭竄伏山草及全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

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威族誅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君能坐躍勤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略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盡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

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章詣許拜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益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擇擇旋知俱備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無失想是流安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

陳公孫白派成句絕於歷歷字之誤後漢書袁術傳載此注謂袁紹為袁州牧與山賊相連蓋與術言不可斷耳其兄紹與術同耳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關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讖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保博宜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幽劉繇決力江許劉備爭盟淮隅昇以未獲承命舉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絲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也卓雖狂狡至廢上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勤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下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門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與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與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就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心中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忠言逆耳幸聞神聽曲略云張昭曹公表策為討逆將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軍封為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主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恭遂厥算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

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賜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之加顯異夫懸賞後功惟勤是與故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宛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太守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同策軍發徵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各郡仰蒙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彼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七十喪失所怙懼有不在堂構之鄙以奉祈禱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怖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係堅以初平二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塔黃綺等畏懼曹公不敢守

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借告釋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借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借借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借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借書更濟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資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印克之得術百上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月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從所得人東詣吳資輔又於彭澤破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更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會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鳴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猢兒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章取資艾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

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坑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

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東怒以為輕

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

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上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

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

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申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

為危悚以首宿忿狂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

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暨令豫具船

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

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

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災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

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鏘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

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川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

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俗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

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條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口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册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幽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言罪不及死而暴加刑是乃謬誤非所以為

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

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貴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入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

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

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燭厲策催諸將

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下于吉邪而先趨務之

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

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

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

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

不同未詳孰是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入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

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被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

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

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

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豫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

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

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追至皆刺殺之九州春州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

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

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服曹袁虎爭

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次賴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况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案袁

表

表

表

表

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繆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爲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驍帥相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爲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念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

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諡策曰

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

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墜豈各名號於既往違本情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

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爲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謀是故魯隱於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折薪弗荷奉之則曾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馬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醜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情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觀覲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郡丞時權生

方頤大口自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人策起事江東權嘗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其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

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

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

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

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

會不師蓋況謂此也

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

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

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

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

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

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

納其凶叛權終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以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風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

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

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

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

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

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神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

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

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

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荊州宜井

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

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

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騎士馮則追梟其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歛黔音伊歛音攝分歛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初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

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

今治水軍八十一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震喪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雷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錄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與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夾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備嚴弓弩不得發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虞與曹公說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

乃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
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
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
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
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竝進拒羽於益陽未戰
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

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

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慶亭據陵反馬為虎所傷權

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

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

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

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
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
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
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
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
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
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
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
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探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
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鄴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
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於蜀

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
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

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

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

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

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

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且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

功竝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

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
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

曰池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為池漢為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紵南方之貢普遣諸將

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

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

州牧事錫君青土首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

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

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宜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

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竝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

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

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

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屆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是歲剽備帥軍來伐

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

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

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

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各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

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權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開博覽善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頓載使其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明今日帝欲封權子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

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怒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益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擊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至少府孔雀翡翠關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

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驪子裘明光鎧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

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患屈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地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兒懼耳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獻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愧罵無所施甘苦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

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梁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

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狸掘之是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

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

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

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代之戎車不輟又支景守成忘戰戰役輸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

邪駒伏之恩長含鷓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為兇辭

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干禁取于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側

恒欲因大喪寡弱上至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

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舍弘既加不

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

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

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探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狂狷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

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大崩通不決龔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注平權凶惡

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豐明白非仁恩所養

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為臚削爵士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

元元之苦其十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

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名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

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

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

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其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賤魏王曰昔

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

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關未獲備舉是令

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

執謹遣浩周東里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

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

聞知約殺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孽不審今者何以發起軍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瞻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怠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來至望想之勞倘云其已孤以空聞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注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木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當奉哉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與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革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間每曰願得美酒斗五白解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態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宣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轍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受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息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盃實獲我心矣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

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而辰臘 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初即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

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還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都尉馮熙聘于蜀

手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將軍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屬真江關縣修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後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陷以重利熙不為迴遂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五月曲阿言甘露降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

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慶芳劉邵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子實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植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其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雲

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微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辦定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倚劉

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字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章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八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乎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其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健為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屬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皖口言木連理

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眾數萬人是歲地連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

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皖口言木連理

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眾數萬人是歲地連

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

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
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
今北虜縮窺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
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
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
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
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
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
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
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
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
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

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
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
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
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
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
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
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
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

長安試泛之鈎臺沛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
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剛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
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邈近顛危奈社稷何是
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

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
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程丹
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

公乃下令曰自今諸
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

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
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

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地絕率七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獻繼世作惠澤名亂制權
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
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應數在躬不得
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祚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

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
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

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宛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

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

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

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

位而啟公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虜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

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

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

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

下靈威恭謹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
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
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
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
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
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
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
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
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
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
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
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襲擊斬質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闓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鄆鄆非必上中權曰武王伐紂卽祚于鎬京而郊其所
也文王未爲天子止郊於鄆見何經典復音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巨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鄆權
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音時無明文巨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
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巨衡謂之世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

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節而生后稷故國之於節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侮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械模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鄴經有明文臣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熾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臣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其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雁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雁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咨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嗜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

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愆作

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煙滅雖同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其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山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倅於古人雖昔賞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竝落上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替道之虜順天人之請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爭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符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首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吏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舉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國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君忠勤有劬溫恭為德明允篤誠屬于朕心是用錫君和鸞二占珪璽副馬欽武敬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以

為權復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宜達錫命乃淵果斬彌等送其首

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

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

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

以中使秦曰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

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且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且與疆等議曰吾人遠

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

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

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上眾閉城門且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疴劉著膝

不及輩旅德常扶掖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

幸創其死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

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曰疆使前德獨留守羣並果食之日疆別數口得達句驪王宮因

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守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且還德

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鸚鵡皮十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

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詔音今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各帶

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四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

督諫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

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

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

月朔隕霜殺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

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恒等秋七月有電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璠
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
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
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
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
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
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
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
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
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寮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
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
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
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
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
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
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
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
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
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
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
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
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
鳥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鳥爲元
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鳥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
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
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
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
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
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
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
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
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
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

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

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

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
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計君並
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
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
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
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問者所由願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羊術

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胄字敬先

陳氏景雲曰此當作禮記
傳注作禮記禮記字作
禮記禮記為札耳

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曾其少子有文
武咨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曹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曹權
大怒召曹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官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
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
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
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
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
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
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
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漑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
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

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

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蔣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

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于權曰

童在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人宜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
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難倚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
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
足大用易於虜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

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

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

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

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

陳氏景雲曰此當作禮記
傳注作禮記禮記字作
禮記禮記為札耳

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倚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江表傳載權傳曰督將反叛而殺其

妻子是便妻夫夫子棄父甚傷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益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

三族

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及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

合計同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解詔悉收縛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

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界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以

待之誕覺而起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

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

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

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伐妨損農桑徒武昌材瓦自可用也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

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

陽言白虎仁端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

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

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

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

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

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

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

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揚都賦注

孤山頭皆在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二里寇至則舉以相告日烽火以炬置

一文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

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

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

稱王表吳錄曰羅陽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

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

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

志衰謬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凶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深入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絲

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王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

吏數詣王表請福表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

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

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安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

暴酷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佛